

惊险侦破作品选萃

出版社

中纱黑魂东





愚万安 著

惊魂的黑纱巾

群众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93 号

惊魂的黑纱巾

惠万安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57 千字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0883-1/I·292 定价：3.60 元

印数：00,001—20,000 册

目 录

惊魂的黑纱巾 (1)

新娘子赠人的黑纱巾，却在医院太平间一具男尸上出现，令人惊恐！然而，惊魂未定的新娘子，却又在自己的提兜里发现了这条黑纱巾。是神为？是人为？惊魂中魅影重重，怪累累，也伴随着智和勇的角斗。

色狼梦的破灭 (24)

某美术学院油画系教工楼里突然发现一具女尸。她是谁？为什么被杀？凶手又是谁？公安干警头脑中的问号交织着少女的幻想、教授的旧梦、凶犯的阴谋。无情的色狼编成了一张张毒网，致使少女失贞，美梦破灭……

浴场浮尸记 (64)

她很漂亮，也很富有，她是女性中的佼佼者。然而，她放荡不羁，勾引丈夫以外的另一个男人，寻找安慰和刺激。没料到那男人却报她以意想不到的“安慰”和“刺激”，于是，一具女尸从水下飘了上来，一场角斗开始了……

发生在女大学生宿舍里的迷案

..... (81)

在宋美龄身边的人 (99)

在蒋总裁夫人宋美龄身边，活动着我党地工人员，也活动着军统、中统局特务。围绕着营救我党地下工作主要领导人这个重要任务，各方依附宋美龄的人，展开了智勇的角斗……爱情、色情，真诚、虚伪、凶杀、坚贞……构成了这篇小说曲折的情节，生动的故事，惊险的场面。

战火中的谍影 (134)

解放战争时期，为攻克某市，我人民解放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分别派出地工人员潜入某市，巧妆打扮，混进了敌保安司令部官邸，在捕捉敌保安司令时演出了真真假假的闹剧，终于获得了重要情报。

特急密件 (168)

一封特急密件由边防站发往北京，尽管妥善安排了的防范措施，还是被特务捕捉了踪影。于是，在北行的列车上，敌我展开了殊死搏斗……情节曲折，险象迭生，令人惊叹。

并非嫌疑犯 (183)

山村夜晚的疑案..... (193)

误入歧途的女报务员..... (203)

情人变成敌人，情场化为战场；她向他倾诉衷情，他却将一把短刀插入她胸部；她杀他未成，却又反过来救他……枪林弹雨的硝烟中为什么弥漫着情丝恨缕？

真假警察..... (216)

在某车站检票口，两个自称警察的人扭打起来。一个称自己是警察、另一个也说自己是警察，孰真孰假？经过公安部门深入侦察，终于真相大白，揪出一个隐藏很深的刑事犯罪分子。

惊魂的黑纱巾

1 提前死去

施奈躺在病床上，目不转睛地望着雪白的房棚。日光灯象是一根僵直的丧棍，仿佛时刻会猛击下来，击到自己的头上，然而他一丝也不敢动。只要翻动一下身子，该死的铁床就会发出吱吱的声音，这声音在他听来和邻床病友的最后的痛楚呻吟毫无二致。他也不敢转动自己的头部。其实不用去看，他也知道邻床已经空空如也——病友去了，护士将病友的被褥拿去消毒。病魔把他从百里以外的县城召来，并且以类聚的方式和病友安排在一间病房。病友是因为骨癌死去的，刚死去不过5个小时。这说明和骨癌患者住在一间病房的他也是患了骨癌。他是这样想的。

施奈翻身坐起，拖着一条病痛的腿走出病房，走出楼口。

东方泛着鱼肚白，天快亮了。对面的一片荒地，嫩绿的树枝在摇，不知名的小雀飞起落下，显露着一片生机。这景象，唤起了施奈的生存欲望。他爱那片荒地，从到这里住院

那天起，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几乎天天要在荒地散步。

施奈迈步下了阶梯，走向大院门口。门开着，传达室里毫无动静。他顺着荒地小路，信步走去。踏在松软的草坪上，腿部的病痛减轻了许多；细嫩的枝条轻拂着他，心情也松快了一些。突然，他看见了两个熟悉的身影鬼鬼祟祟。他站住，惊呆了，轻轻靠在一棵树干上，屏住了呼吸。

上午，章大夫来诊视过，见施奈惶惶不安的样子，劝慰说：“心情要好些，病也会好些的。”

中午，护士来打过针，留下药，见施奈惶惶不安的样子，开导说：“吃过药就会见强的。”

下午3点，施奈在睡眠中停止了呼吸。他，提前死去了。

2 荒地幽灵

落日余辉把一切景物涂得模模糊糊。天然生长的枝干扭曲的榆树、柳树，伸展着枝条。有如神汉在张牙舞爪。荒草瑟瑟作响，仿佛暗藏着弩弓利箭。树丛草棵之间，有一条蜿蜒的小路。小路幽深，似乎潜伏着危险。

小路上，走着一个女人，她叫何芬芬。

何芬芬惴惴不安，后悔方才因为急于早些回家度周末，选择了这条捷径。越着急害怕，步子迈得越快，就越觉得身后有什么动静。突然，她想到了姥姥在自己小时候讲的那些不怕鬼的故事，想到了在印刷厂排版时排制的那些冥钱，觉得所谓鬼什么的都是人为的，真的鬼还没有见过。问题是要

“不怕”。她放缓了步子，摆出无所谓的样子，奇怪，心情竟然好多了。一边走着，一边不停地想。她想，天还没黑透，怕什么？她想，这片荒地不大，四周又都是人家，有什么可怕？这样想着，果然就轻松了许多。耳边还传来了公路上汽车行驶的马达声，还听到了前边不远处人们的说笑声。

这片偏离闹市区而又在市区内有林有草有水泡子的地方是城建部门故意留下的。难得在这样拥挤的小城市有这么一块天地，稍加改造便可以作为一座公园。可是现在还不行。小城建设百业待兴，一时还腾不出钱来改造它。就为这“一时”，却给何芬芬带来了困难。本来她家住在闹市西区，自己工作的印刷厂也在闹市西区。只是因为三个月前出嫁，和吕文秀在东区建了新家。这样一来，每天上下班几乎要穿越半个市区。若走大路，还要绕出几里地。若少跑路，只有走这片荒林野草中的小路。

何芬芬的新婚丈夫吕文秀心疼妻子，又深叹自己是个穷酸“秀才”，没有什么别的招法，只好为妻子规定了“荒地三不走”：黑天不走，天气不好不走，没有人作伴不走。

今晚，何芬芬犯了哪条呢？没有人作伴。可天气好，又没黑，没有人作伴怕什么？

透过密集的树丛，可以影影绰绰地看见前边不远处公路上的景象了。何芬芬不知不觉加快了脚步。

前边有人——一位高个头的男人，穿着一件白地蓝条大挂，悠然漫走，显然是个住院的病号。何芬芬心里有底。她是本市人，知道这片荒地的北侧就是市立医院，有病号在这里散步也是情理中事。她急于回家，也是急于摆脱这片荒地，快步超过了那个病号，头也不回地走。

“小何！”

分明是那位高个头男人在呼唤，何芬芬身不由己地站住脚，回头去看。那男人留着平头，长瓜脸、高颧骨，一条腿走路有些跛，目光中透着忧郁。何芬芬想不起这个人是谁，一丝疑惑涌上心头。

那人原地站住，和蔼地询问：“你爱人是不是叫吕文秀？”何芬芬的懵懵懂懂而又不自主地点了点头。

那人勉强笑了笑：“我叫施奈，和你爱人是大学同班同学，同年毕业。在校时，我们是好朋友。”

何芬芬面对陌生男人的自我介绍愈加怀疑，心存戒备。自称施奈的大个儿自顾说下去：“你爱人曾邮给我一张你们的订婚照片，你比照片上的留影还要美。”

何芬芬半信半疑地笑了笑。

忽然，施奈的脸上布满了痛楚：“我患了骨癌，才住进了你们这个城市的市立医院肿瘤科。不知道你们的家住在哪儿，没能去看看老朋友。唉，我想，现在没必要了。我这块宝石花手表是当初吕文秀帮我买的，烦你送给他作个永别纪念。”说着，将手表硬塞给何芬芬，顺手将何芬芬提兜里的一块黑纱巾拿去：“这个留给我作个纪念吧。”未等何芬芬反应过来，施奈转身就走。走出几步远，又留下了悲哀的声音：“小何，替我向吕文秀致意。”

何芬芬如坠五里雾中？心神不宁地加快了脚步。

正忙着做饭的吕文秀回头看见何芬芬苍白的脸色，顿时吓了一跳。经过耐心询问，何芬芬才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方才路上的奇遇。吕文秀听了，长嘘了一口气，之后又深感内疚

地说：“他是我大学时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大高个儿，名叫施奈。你说的长相，我帮他买宝石花手表的事都对，就是这块表。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

第二天恰逢周日，吕文秀与何芬芬买了一些水果、罐头、麦乳精之类的补品，早早赶到了市立医院。

市立医院就座落在那片荒地的北侧。三层黄色小楼，被两米高的白灰围墙簇拥着。对开的银灰色铁栅栏大门，在朝阳的映照下熠熠生辉。春末夏初了，有些病人战胜了病魔，在亲人的陪伴下欢欢喜喜地走出大门。

吕文秀与何芬芬上了楼，直奔肿瘤科医护值班室，在门口遇到了一位高个头的男医生。

吕文秀很有礼貌地询问：“大夫，有位叫施奈的患者住在几号病房？”

医生摘下了口罩，看出是一位40多岁有一脸青胡楂的人。他面带惊惑，眼露疑光，试探着反问：“你们是他的什么亲属？”

吕文秀说：“我是他的老同学，听说他在这儿住院，来看看。”

“太晚了吧——”医生把目光鄙夷地投向吕文秀提着的装满丰盛补品的网袋：“为啥不早来？”

吕文秀看了看身边的何芬芬：“昨天我爱人看见他散步，才知道他在这儿住院的消息。”

“昨天？”医生起初有些吃惊，随即又变得木然地说：“施奈现在停尸房。”

“死了？！”吕文秀、何芬芬异口同声，大觉意外。

“想看，我可以领你们去。”说着，医生自顾走在前边带

路。

吕文秀极为扫兴地机械地跟在医生后边走，何芬芬却有些踟躇不前的样子，心里有个问号，不知不觉滑出了口：“他是什么时候……”

医生冷冷地说：“已经死了4天了。”

“啊？！”何芬芬惊住了，两腿不停地颤抖。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去看看吧。本来迟了一步，我们就有点对不起他。”

丈夫亲切的话语，象是安慰，象是劝导，象是鼓励。何芬芬怕去看，又想去看，有丈夫在身边，为她壮了胆。

医生找来了“活鬼”一般干巴丑陋的看门老头。在停尸房门口，这老头麻木不仁地、慢腾腾地找出钥匙，插进锁孔，又扭了一下，“咔”的一声，锁开了。

何芬芬的心超常地跳了一下。她故意落在后边，让所有的人先进去。停尸房里，有几具死尸安静地躺在那里。那僵直的姿态，那僵硬的线条，没有一点动势，他和他们都被遮掩着。

医生指着一具长条的尸体说：“这个就是施奈。”

尽管他是施奈，也被从头到脚覆盖着。

吕文秀表示想看一看遗容，又用目光征询何芬芬。何芬芬默许了可以掀开蒙头一睹遗容，以解疑团。

医生向老头暗示了他的指令。老头唯命是从地趋前几步，伸出两只老树根般的手，从容不迫地掀开盖布——死者的面部蒙着一条黑纱巾，正是何芬芬的那条黑纱巾。

“嗷——”凄厉，惨裂的一声惊叫，何芬芬三魂出窍，昏死过去。

3 幽 灵 再 现

何芬芬青天白日活见鬼的消息不脛而走，你传我，我传他，传的人津津乐道，听的人津津有味，一天一夜就变成了这样美丽的故事：

有一位刚结婚的姓何的媳妇，晌午头回家吃饭路过荒地。突然从一丛树中冒出一股青烟，青烟化作一个漂亮的小伙儿。小伙儿正是那小媳妇原先的对象。在小媳妇背叛他和一位姓吕的结婚之后，害相思病死了。这天在荒地将她拦住，使用了迷魂术，使她入迷。她便将自己的黑纱巾赠给小伙儿，约好去医院看望。第二天去医院死尸房时，小媳妇听见“我要将你领走”的呼唤，便突然晕倒。现在，小媳妇每天象木头人一样，实际上，魂儿早跟人家去了……

有一点是绝对真实的：当时，何芬芬确被吓呆了。当时，何芬芬只看见黑纱巾，还没有看清死者的脸。她只想到，死者很有可能不是自己头天晚上看到的那个人。黑纱巾的突然出现，在她的精神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飞出一个念头：自己的黑纱巾出现在已经死去四天的死者脸上是不可思议的事。

吕文秀慌张之中，看清了死者确是自己当年的好友施奈。但是，妻子突然昏厥，使他顾不及哀痛，急忙将妻子安顿在神经病科住下，匆匆返回家收拾住院的用品。

大学毕业的吕文秀绝不相信鬼魂之类的胡话。但是，他觉得这事蹊跷。所以，在把牙具一类的东西送到医院前，立

即赶到公安局刑侦科报案。

吕文秀对妻子的病情放心不下，从公安局出来，径直返回医院。

入夜，护士为何芬芬打过针剂，告诉吕文秀说，肿瘤科的章大夫叫他去。

吕文秀收拾好东西，安顿好何芬芬，缓步走向肿瘤科医护值班室。刚到门口，就听见了章大夫倔乎乎的声音：“家属不到，不能处理，否则会后患无穷。”另一个苍老的声音压抑着说：“再不处理，新亡的人只好暴尸门外了。”

“家属这两天就会到的。”

“家属、家属，他有什么家属？”

“姐姐，还有母亲。”

“母亲已经老朽，姐姐远在天边，恐怕……”

“那……也要等到明天再说。”

“我是副院长！”

“我是主治医生！”

“……”

嘭！门被推开，一个高个头、花白头发，五十多岁的男人气冲冲地走出来。他斜了吕文秀一眼，自顾离去。不用打听，这人肯定就是庄副院长了。

吕文秀满以为章大夫也会气得面无血色，走进屋后，出乎意料的是，章大夫神态自如，似乎刚才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吕文秀来到面前，章大夫急急叮嘱说：“你马上回到病房，15分钟后，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惊慌。记住，千万记住！一切，我自会处理的。”

吕文秀心中略有不安，心怀疑团地回到病房。他记得，钟

科长曾经告诉他，要听从章大夫安排。但是，他总觉得，章大夫既不是神经病科医生，又不是公安人员，为什么要关心自己和妻子的事呢？15 分钟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大堆问号积在心里，还要熬过 15 分钟，真是分分秒秒难度过啊！

何芬芬支撑起身子，用商量的口气说：“文秀，今晚我就出院回家吧？本来也没什么病。”

吕文秀不假思索地说：“什么时候出院，咱们听大夫的。”

何芬芬眨巴着眼睛说：“那个章大夫好象在哪儿见过，大口罩捂得溜严，看不清。”

吕文秀安慰说：“大夫都差不多，那个章大夫你可能见过。再说，见过没见过有什么关系。”

这时，护士进来了，推开的门没有关上，她也不往里边走，站在门口处吆喝，那意思是让护理的人到她那儿取药，病房里的人自然都把注意力投向护士站着的方向。

何芬芬起初漫不经心地望着门口，突然目光惊惧，“嗷”的一声向后便倒，又昏了过去。吕文秀茫然地顺着何芬芬的视线看了一眼，只见门外有一位高个青年，身穿白地蓝条大褂，冷笑着，在何芬芬昏倒时一闪而过。在吕文秀看来，那人极象死去的施奈。此时，章大夫似乎是闻声而来，突然出现在门口，急匆匆地走进病房……

4 夜半窃“尸”

章大夫对何芬芬进行了紧急抢救，一会儿，何芬芬就苏醒过来。章大夫把吕文秀支开，俯在何芬芬耳侧，轻轻地说

了几句什么，何芬芬便安静下来。

病房里一阵风波刚过，那位护士又匆匆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章大夫，庄院长让你快去……”

“好，我马上去。”章大夫似有所料，急忙打断护士的话，毫不迟疑地跟着护士走了。走在走廊里，章大夫平静地询问护士：“发生了什么事？”

“施奈的姐姐、姐夫，还有两个远房亲戚赶到了。那个施奈的姐夫好凶哟，大吵大嚷的。”

说着，章大夫走到了副院长办公室的门口。果然，里边传来大吵大嚷的声音。章大夫走进门，便看到一个很激烈的场面：一个30多岁的女人，大咧咧地坐在沙发上，气势汹汹；一个不到40岁的粗壮汉子站在庄副院长桌前，比比划划，高腔大嗓地正指斥庄副院长；还有两个中年男人靠墙站着，一脸恶气，间或插嘴质问。

庄副院长见章大夫来了如见救星，连忙站起来说：“章大夫，你向他们解释吧。”

那几个人一齐把目光投向章大夫。章大夫不动声色地问：“你们是施奈的亲属？”

那几个人异口同声：“对！”

“你们有什么要求？”

那女人忽地站起来：“没见着活气儿，死了我要对得起弟弟，我要把弟弟的尸身运回家乡去。”

“暂时还不行。”

“为什么？再放几天臭了，你们安的什么心？”

章大夫没回答，却听庄副院长插言说：“章大夫，你不是说等家属来了就处理吗？”

那几个人一齐拥向章大夫：“我们来了，怎么处理吧？”

章大夫来了倔劲儿：“怎么也不处理了，尸身坏了我们负责！今天要运走，不行！”

见章大夫的态度坚决，施奈的姐夫向另外三个人说：“岂有此理！”

走出门外，施奈的姐夫回过头来，火愣愣地又丢给章大夫一句：“你以为我们要运尸身非得你答应不可吗？”

章大夫略一愣神，眯起眼睛，思索着什么。

这天夜里，天黑得浓重，仿佛谁泼了过多的墨，把一切都抹掉了。涂深了，深得很沉；热风徐徐吹动，昏睡的万物似乎都失去了知觉。市立医院应该彻夜不熄的门灯，却在零点刚过时突然熄灭了。有一辆不打车灯的后开门的北京吉普车悄悄地开到大门口停住，三个身着黑衣的人幽灵般跳下车，闪进大门，直奔停尸房。停尸房的门被莫名其妙地弄开了，三个人熟练地直奔施奈的尸体，连褥子抬起来，旋风一样抬出大门，抛进车内。三个黑衣人跳上车，关上门，吉普车立即发动，朝夜幕深处钻去。穿过市无，拐出郊区，驰进郊野，驶进山林，吉普车终于在一处事先挖好的土坑前刹了车。后车门打开，三个黑衣人将尸体抬下来，抛进坑内，又从车内取出铁锹，插锹挖土。这时，开车的突然探出头来说：“不好！有车过来了，好象是摩托。”

三个黑衣人中有两个停住了挖土，愣愣地听着。另一个大个子黑衣人却断声喝斥：“愣着干什么，快动手！”说着，他先扬了一锹土。就在土被抛下的一刹那，突然亮起一道刺眼的白光，他也被惊呆了。坑里的尸体一跳而起，大吼一声：“不许动！”